

电视文学剧本

灿烂人生

郑子毅 著

(下册)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灿烂人生

郑子毅 著



(下册)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内 容 简 介

这部 30 集的小说化的电视文学剧本,以中国北方的大山林场、国防工业大学,以及航天基地院所故事环境,以东风系列导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大型地面跟踪雷达,以及后来的脉冲多普勒机载雷达研发历程的关键理论节点为技术载体,通过历史的使命与历史的无奈这一时代特征的矛盾冲突,融个人实践与国家命运为一体,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间,三代平民航天英雄及其家人,在历尽沧桑的燃情岁月中,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历史担当所成就的灿烂人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灿烂人生:30 集电视剧文学剧本/郑子毅著.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603-5534-4

I. ①灿… II. ①郑… III. ①电视文学剧本—中国—
当代 IV. ①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6414 号

责任编辑 杨明蕾 李子江 宋晓翠
出版发行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复华四道街 10 号 邮编 150006
传 真 0451-86414749
网 址 <http://hitpress.hit.edu.cn>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39 字数 66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3-5534-4
定 价 98.00 元(上、下册)

(如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十六集	291
第十七集	312
第十八集	338
第十九集	362
第二十集	384
第二十一集	403
第二十二集	425
第二十三集	445
第二十四集	466
第二十五集	486
第二十六集	507
第二十七集	528
第二十八集	549
第二十九集	567
第三十集	588

第十六集

隆冬时节，冰天雪地，上午时分，兴华小学校园，操场冰面上，一群男女小学生抽冰嘎，溜冰滑，北风中，校舍墙面上的大小字报瑟瑟抖动……

走廊里，邱慧贴身护着一叠作文本，闪身从六年二班教室里开门出来。门还没关上，教室里马上就喧闹起来，邱慧回身嘱咐道：“请大家遵守课堂纪律，好好自习，红小兵也不能例外，排长同学要负起责任来。”

一个捣蛋鬼喊道：“快滚吧，地主婆，藏好你的变天账！”

几个红小兵跟着起哄，邱慧赶紧关上门，快步来到六年一班门前，犹疑片刻，推门进去。

教室里，三十几名学生聚闹在中后排，臂膀上清一色的红小兵袖标，只有见平、佑顺、文和三个白丁散坐在前面两排，讲台上空着十几个书桌位。

邱慧站到讲台上，放下一叠作文本，见平和佑顺起立，文和犹豫了一下，也跟着站起来。其他红小兵见牛成歪坐不动，便放心打闹。邱慧见有三位学生起立，愣了一下，脸上露出笑容，欠身道：“同学们好！”

三人异口同声道：“老师好！”

邱慧报以微笑，略显放松道：“同学们，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你们六年一班的代课老师，我叫邱慧，革命英雄邱少云的邱，伟大女性杨开慧的慧。”

一些红小兵脸上露出笑意，邱慧放下心来，转身在黑板上写下邱慧两个漂亮大字。牛成看着邱慧的背影，不紧不慢道：“又白又胖的，什么出身哪？”

邱慧愣住，慢慢回身，意识到学生是在问自己，不觉脸上泛起红潮，微笑道：“我出身于省吃俭用的小地主家庭，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突飞猛进，我同家庭已经划清了阶级界限，现在校革委会殷主任说，我是完全可以改造好的进步教师，所以我重新走上了讲台。”

红小兵们嬉笑起来，见平回身，直视牛成，牛成也觉出自己过分，知趣喊道：“安静，安静，听邱老师讲课。”

红小兵们勉强静下来，邱慧心情复杂，小心道：“这位同学是红小兵排长吧，你叫什么名字？”

牛成有些不好意思,欠身礼貌道:“我叫牛成。”

马上有人玩笑道:“牛鬼蛇神的牛,成名成家的成,牛成就是牛鬼蛇神要成名成家。”

全班哄笑,牛成愤然起身道:“好哇你!”

两人扭作一团,笑在一起,邱慧静默无语,见平宽慰道:“邱老师,他们闹着玩儿呢。喂,差不多了,再闹该下课啦。”

两人意犹未尽,继续打闹。

教室门一响,走进一个中年男人,女教师惊讶道:“殷主任?”

全班马上起立,齐呼道:“革命委员会好!殷主任好!”

殷主任长脸再长,教训道:“都坐下吧,看看你们这副德行,成什么样子!复课闹革命,不是叫你们在教室里摸爬滚打,而是通过课堂教育,学到更多的革命理论,尤其是语文课,如果连一张大字报都写不好,那就配不上红小兵这个光荣称号。”

全班鸦雀无声,殷主任冲着前排空位指点道:“这是怎么回事?谁是红小兵排长?报个名!”

牛成马上起立道:“我是排长,叫牛成,小牛鬼蛇神怕批斗挨打,都没来上课。”

殷主任一抬手,威严道:“牛排长,你一定要尽职尽责,逃学的明天必须回到座位上。邱老师,继续上课吧,我观摩一会儿。”

邱慧一愣,慢慢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大标题:狠斗私字一闪念,揭发身边思想犯。

殷主任坐到前排书桌位上,看看黑板上的大标题,回身满意道:“你们看看邱老师这手好字,完全撑得起我们兴华小学大字报的门面,都跟着好好学。”

邱慧配合道:“同学们,遵照殷主任的指示,今天我们来共同点评一下殷主任留给你们的命题作文,题目是——《狠斗私字一闪念,揭发身边思想犯》,殷主任要求每个同学写出自己家庭发生的不良现象,配上副标题。下面我们就逐篇作文进行分析,第一篇是牛成同学写的《由忆苦饭想到的》,请牛成同学读一遍老师红笔圈过的这一段。”

牛成不情愿地接过作文本,挠挠后脑勺,懒声读道:“每逢学校忆苦思甜大会,我妈都会在猪糠里掺一些白面和白糖,蒸出的糠菜团子让我吃起来没有忆苦,只有思甜。每次我都觉得这样不对,可是从来没有反对过,因为我妈不想让

我再次遭受她在解放前经历的苦难,而我……实在是……太馋了……”

全班哄堂大笑,牛成气急败坏,停顿下来,又被殷主任的目光逼住,只得勉强读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让牛鬼蛇神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也让我深深地明白了一个革命大道理,一个小小的糠菜团子,暴露的是大大的赫鲁晓夫苗头,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就会越吃越胖,越胖越懒,越懒越笨,一直笨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班笑作一团,殷主任带头鼓掌,满意道:“联想得非常生动,牛成同学,回家主持一个斗私批修座谈会,让全家人都触及一下灵魂,我们听听下一个。”

牛成长出一口气,看看见平和佑顺,沮丧道:“早知道挨个儿扒皮过关,我才不会这么写呢,真他妈丢人。”

殷主任一双肉眼鼓在邱慧身上,笑意阴柔。邱慧避开邪意目光,拿起作文本,心神不宁道:“刚才殷主任给出了切中要害的点评和建议,我就不再多说了,我们来看看下一篇作文,标题是——《灵魂重于二斤肉》……”

又是哄堂大笑,邱慧脸上露出失误懊悔的表情,迟疑片刻,探询道:“殷主任,这篇作文的点评我还没有想好,您看是不是先放一放?”

殷主任知人知心,摇头道:“能让邱老师心潮起伏的,那一定是非同凡响的好文章,大家更要欣赏欣赏喽。”

牛成带头起哄,邱慧沉稳一下,感慨道:“这是我读过的最感人的一篇作文,讲述了这样一个家庭故事,生活难关在前,由于一时糊涂,父亲犯下了做人诚信方面的错误,全家人生活在焦虑不安中,但是在母亲的关怀鼓励下,一家人把精神压力变成了克服生活困难的前进动力,终于度过了难关,每个家庭成员都因此改掉了一些坏毛病,养成了勤俭节约和爱劳动的好习惯,尤其是父亲,不仅纠正了错误,得到了组内同事的原谅和帮助,而且还戒掉了多年的烟瘾。”

邱慧停下来,摇摇头,用眼神示意殷主任,不想再说下去。众学生面露期待,刘文和满脸通红,呆坐不动。殷主任拿过作文翻看一遍,一拍讲台:“太好啦!灵魂出窍!入肉三分!同学们,你们先自习十分钟,我和邱老师去拿笔墨,再仔细研究研究,这样的优秀作文,每个同学都要抄写一句,把它变成一张活生生的思想改造大字报。”

牛成兴奋道:“殷主任,你们快去吧,我们一定好好自习。”

同学们纷纷附和道:“快去吧,邱老师,殷主任等着呢。”

殷主任兴致盎然,夸张地竖起大拇指,眼睛却勾住邱慧,挪步微笑出门。邱

慧表情细微，面色微红，冲同学们勉强笑笑，默默跟出去，紧紧关上门。教室里顿时喧闹起来……

走廊里空旷清冷，殷主任缩身勾脚，一组太空探步，腾挪到走廊尽头拐角处，拉开虚掩着的革委会办公室铁门，回身大幅躬身招手，长臂猿发情一般。

邱慧犹疑片刻，贴门瞄几眼自顾打闹的两班学生，心下一横，低头快步，闪入革委会办公室铁门。

室内光线昏暗，墙边角落横七竖八插摆棍棒标语牌，大木桌上凌乱堆放纸墨笔砚，玻璃窗上挡贴大标语字幅。

殷主任拉上铁门，轻轻插上大铁销，回身一把抱住美人。邱慧急忙推搡，困惑道：“你也不怕老师、学生出来看热闹？”

殷主任猴急道：“没几个老师上课，牛鬼蛇神都让我锁进收发室了，学生巴不得无法无天，顾不了那么多。”

邱慧知道躲不过，扭头看着晦暗的玻璃窗，不再推搡……

晦暗中，邱慧死过一般，抽身开灯，走到大木桌前收拾笔墨纸砚，催促道：“我爱人调转的事不能再拖了，中学生下手太黑太重，人给打得受不了，我担心他会寻短见。”

殷主任衣冠归位，马上开门看看外面，走廊不远处，一位苗条的年轻女教师扭身笑笑，开门进教室。殷主任拿腔卖弄道：“放心吧，邱慧同志，我会尽快处理的，你爱人是从中学调到小学，水往低处流，好办得很，顶多再有两星期，你就瞧好吧。”

邱慧拿好纸墨笔砚出门，意味深长道：“殷德培，这可是人命关天，决无戏言。”

殷主任一扬脸，无耻道：“这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邱慧冷峻道：“消了这笔债，你还欠我二斤肉钱，这样还吧，我收集了十个洗脸盆，一会儿谭校长他们挨斗，每人发一个挡脸，你收获牛鬼蛇神批斗成果，我保住为人师表五官端正，大家脸上都好看，真把脑袋打坏了，家属说不定来跟你拼命。”

殷主任阴损道：“上课前洗脸盆找不到了，我还纳闷呢，革委会办公室的东西，没人敢偷啊，当然了，除了邱慧老师。”

邱慧放慢脚步，鄙视道：“地狱里也不会有你这么恶心的东西，少废话，行还是不行？”

殷主任小声讪笑道：“我没那么恶心，你让我痛快，我让大家痛快，就依你，十个洗脸盆挡脸，上下午各批斗十分钟。到底是臭老九，死要面子活受罪。”

邱慧下意识地放慢脚步，不再说话，两人到了六年一班教室门口，殷主任开门，教室里很快安静下来。邱慧把纸墨笔砚放到讲台上，殷主任扬起手中的作文本，威严道：“刘文和起立！”

众学生注目期待，文和怯生生地站起来，殷主任惊讶道：“怎么，你还不是红小兵？”

牛成嘟囔一句：“他姥爷是大地主。”

殷主任卖弄一下，从衣兜里掏出一只红袖标，拍拍手，拿腔道：“同学们，我现在庄严宣布，鉴于刘文和同学写出了触及灵魂的揭发大字报，兴华小学革命委员会破格授予他红小兵光荣称号。”

牛成看看见平和佑顺，两手敲桌吹出口哨，其他红小兵跟着殷主任鼓起掌来，文和面色苍白，不知所措。殷主任走下讲台，拉起文和，拽过左臂，戴上红袖标，再拉直身体展示一下，招呼道：“来来来，都过来，拼一下桌子，抄作文，每个同学轮流写一句，都要受教育。”

邱慧拦住道：“殷主任，本来逐篇点评作文我就不同意，你还要变成大字报张贴出去，这样做太过分了。”

文和眼泪打转，哀求道：“殷主任，不能把作文抄成大字报，你不是保证触及灵魂的事到你为止吗？”

殷主任笑道：“要不怎么叫狠斗私字一闪念呢，狠就是斗争方式，这篇作文不仅要变成大字报，还要变成模范大字报。刘文和，一篇作文就让你实现了加入红小兵的梦想，你这可是抄了一条革命捷径啊。”

牛成起哄道：“殷主任，他这是幸福的泪水，我们班除了刘文和还有路见平，其他人毛笔字都不怎么样，就让他俩抄写大字报吧。”

见平怒目，牛成挤眼，一副恶作剧的样子，殷主任鼓励道：“怕什么，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每个人都要写下触及灵魂的一笔，刘文和先来，写大标题。”

文和呆立不动，殷主任把毛笔塞到文和手上，邱慧牙关紧咬，含泪低头……

下课铃声骤响，小学生涌出教室，四散操场……

走廊里，邱慧吃力地端着一叠洗脸盆停在收发室门前，抬脚踢门，里面马上

有人开门。室内挤满了鼻青脸肿的中老年男女教师，谭校长连忙接过洗脸盆放在桌子上。

邱慧嘱咐道：“老师们请注意了，殷德培刚刚同意，从今天起，上下午各一次，每次就在外面批斗十分钟，大家要戴好手套，注意，一定要跪坐在地上，缩在那儿，这样洗脸盆差不多能护住上半身，有的红小兵特别坏，专门扔冰块儿。”

谭校长分发洗脸盆，感激道：“邱慧，真是太感谢你了，这是救命啊。”

众人齐谢，纷纷戴好围脖、棉帽、棉手套，气氛开朗起来，大家胸扣脸盆，相视一笑，鱼贯而出，溜边挪到操场一侧，自觉跪成一排……

抽冰嘎的溜冰滑的踢毽子的扔口袋的纷纷停下来，操场上喊声四起，一些红小兵举着雪团奔袭过来，一阵弹雨，洗脸盆发出咚咚咚咚的闷响，终于斗出了新花样，几个红小兵笑得前仰后合。

寒风中，大多数小学生站在远处，默默观望……

校门口模范大字报专栏，牛成站在椅子上，嘴里咬着几个图钉，慢腾腾地在字迹百变的大字报四角按上图钉，又拦腰加按了两个。全班同学默默看着，凛冽的北风中，《灵魂重于二斤肉》的大标题赫然入目。几个翘首看热闹的红小兵听着脸盆咚咚响，急得跃跃欲试，其中一个催促道：“今天换新花样啦，牛成你快点儿，一会儿就赶不上啦。”

洗脸盆咚咚声稀疏下来，牛成慢悠悠地跳下椅子，把剩下的几个图钉轻轻按到栏板上，看看见平，环顾手下，老练道：“还是老规矩，谁敢过去扔一个雪团子，放学就挨十个冰溜子。今天咱们搞一个革命男女大联欢，分六组踢毽子，男生女生自由组合……”

男生欢呼雀跃，女生捂嘴嬉笑，几个大胆男生争相拉扯害羞班花。大家闹得正欢，矮胖侦察兵跑过来，喘息道：“快去看看，六年二班红小兵正贴罗佑顺大字报呢，上面叫他罗大右派，一大堆外号呢，别说是我告诉你们班的。”

矮胖转身不见踪影，六年一班红小兵噙地炸锅，牛成俯身操起冰块儿，威严道：“他妈的，敢污蔑咱们马车工人后代，那就是反对十月革命。都听好了，男人拿冰块儿，女人拿雪团儿……为了列宁，前进——”

喊声震天，观众潮涌，冰块乱飞，雪团开花，两伙学生战在一起，文和悄悄离开队伍，溜进教室，背着书包快步出来，奔上大道……

下午时分，一条漫长的陡坡大道上，往来车辆缓缓行驶，大道上坡方向，骑

自行车的人们纷纷在坡底下车,推车上行。三辆装满日用品货物的板车夹杂在人流车流中,拉车的都是六十来岁的老者,拉边套的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文和奋力紧绷在前面一辆板车的左前方,勒右肩,倾全身,艰难前行,左臂上的红小兵袖标分外醒目……

三辆板车缓缓到达坡顶,停靠在路边,三个少年摘下边套挂钩,脸色涨红,喘气调息。三位车主直直腰,掏包付钱,文和接过一毛钱,摘下挂在车把末端的书包。三位车主躬身起步,三个少年在车后躬身推出一段,前面的车主会意地摆一下手,三个少年抽身停步,三辆车渐渐远去……

少年老大从书包里拿出一只军用水壶,自己先喝一通,然后递给老二文和,文和喝完,又递给老三。老二、老三自觉地掏兜拿钱,文和展平手上的三毛钱,拿出一毛递给老大,老三也递上一毛,老大满意道:“今天就这三趟车,明天下午早点儿来,中山路门市部盘点进货,起码要拉六七趟,中午多吃点儿……”

下班时分,兴华小学校门口,模范大字报专栏前,文和身背书包,默默伫立。专栏上一片空白,没有撕扯痕迹。文和一脸茫然,慢慢摘下左臂上的红小兵袖标,握在手里把弄……

最后一位老师走出校舍,值班的大爷出来查看,准备关门,见文和呆立不动,就回身过来,劝说道:“我说红小兵同志,这模范大字报明天抄也不迟,该回家了,也不怕爹妈惦记。”

文和不安道:“爷爷,您知道是谁把大字报撕走了吗?”

大爷近前看看,随口道:“啥时候贴的?”

文和急切道:“今天上午。”

大爷摇头道:“那就知道了,往常都是旧的贴多了,有人就揭下来扔在地上,我都捡回来引火,今天我这才出来,说不定谁给撕下来,叫大风刮跑了呢。”

文和期盼道:“爷爷,您说的是真的吧?”

大爷习惯道:“这派那派天天斗嘴,你贴我撕,常有的事儿。哎,看你这高兴劲儿,不对呀,你不是要抄大字报吗?”

文和高兴道:“我不抄了,叫大风刮跑了才好呢,爷爷再见。”

大爷看看文和小跑远去的背影,摇头叹道:“没准儿又一个傻孩子,叫爹妈吃不了兜着走啊,殷德培,你就赔阴德吧……”

傍晚时分，马车队平房院落，顺子卸下马匹，抚一抚马匹头颈，慢慢牵到马棚。柱子迎上来，接过缰绳，不安道：“我来吧，二宝今天打架了，还到校医院缝了三针。”

顺子急道：“伤哪儿了，脑袋没事儿吧？这小子不该惹祸呀。”

柱子宽慰道：“没事儿，下巴让冰块儿砸出个大口子，你快回去吧。”

顺子匆匆回家进门，杏芬接过衣帽，体贴道：“听见你卸车了，快上炕暖和暖和。”

顺子脱鞋上炕，皱眉道：“今天咋回事儿？叫二宝过来。”

杏芬端上一茶缸煮大麦水，不平道：“你都知道了？这事儿不怨咱二宝，是邻班的孩子瞎起哄，贴咱二宝的大字报，说他的名字反动，管他叫罗右派、罗右倾什么的。”

佑顺出现在屋门口，下巴上绷着纱布。顺子心疼道：“二宝，过来，我看看，疼吧？我就知道你随便打架，伤成这样，写你大字报的混蛋挨揍没有？”

佑顺兴奋道：“见平把他的门牙打掉一个，我怕见平挨批，就说是我打的，可牛成偏要说是他自己打的，还说他妈能把这事儿整明白。”

夫妻俩互相看看，顺子笑道：“那后来呢？”

佑顺惋惜道：“见平不同意，主动跟那小子家长说自己打的。没想到那小子他爸挺仗义，说这是骂祖宗的缺德事儿，全是他儿子的错，还说我也缝了针，半斤八两，扯平了，他还让我们跟他儿子交朋友。”

杏芬高兴道：“我就说嘛，别看这世面儿挺乱的，还是好人多，过两天把见平哥儿几个叫过来，妈给你们包饺子，咱得好好谢谢人家。”

顺子赞同道：“对，把满地找牙的爷俩也叫来，不打不成交，朋友就是路。”

佑顺惊奇道：“爸，你怎么知道满地找牙？”

顺子笑道：“你们还真满地找牙了？”

佑顺神情一振，兴奋道：“我们把那小子送到了校医院，丁阿姨看过后，给见平一小瓶盐水，叫他赶紧回去满地找牙。见平和牛成还真找到了，把牙泡在盐水瓶里，一口气跑回校医院。丁阿姨早把魏奶奶从校医院牛棚里领出来，你们猜猜，后来怎么着？”

夫妻俩张口惊讶，互看一眼，杏芬紧张道：“还能怎么着？”

佑顺兴奋道：“魏奶奶把掉下来的大门牙又给固定上啦！还说只要别吃硬，过两个月很可能会慢慢长好。”

夫妻俩惊叹不已，顺子拍拍炕桌，苦恼道：“世道儿真是看不懂啊，这些神人怎么就都成了牛鬼蛇神呢？”

佑顺上炕坐到顺子身边，认真道：“爸，我想改名。”

顺子诧异道：“啥，改名？”

佑顺委屈道：“同学们老叫我罗右派、罗右倾，还有更坏的，叫我罗肉排，不是因为名字问题，我早就加入红小兵了。”

杏芬动心道：“孩子这么作难，要不就改个名试试？”

顺子理解道：“什么红大兵红小兵的，就是打打杀杀，跟咱扯不上。主要是孩子大了，总要奔个前程，这张口右派闭嘴右倾的，确实自己先矮了一头，我看就叫罗左顺吧。”

杏芬埋怨道：“罗左顺？还啰嗦顺呢，多难听啊。”

顺子沉吟道：“嗯，是不怎么好听，那……罗全顺怎么样？”

佑顺失望道：“全顺，包括前后左右东西南北，弄不好，又多出个罗左倾、罗西风什么的。”

顺子一拍大腿：“西风？有了！东风压倒西风，就叫罗东顺！”

杏芬赞同道：“我看挺好。”

佑顺失望道：“非得加个顺字呀？我想叫罗丹。”

顺子一摆手，不以为然道：“什么罗单罗双的，一听就是那个什么小资产阶级琴调，东顺敞敞亮亮的，就这么定了。”

佑顺不服道：“东顺东顺，那同学管我叫冬笋怎么办？”

杏芬开导道：“那是南方菜，咱们北方人，有几个吃过冬笋的？名字里有一个顺字，是你奶奶定的，你想想，现在这形势，奶奶和姐姐一时半会儿过不来，你再把名字全改了，奶奶还不得伤心哪。”

佑顺点点头，懂事道：“那行吧，冬笋总比肉排强。”

全家人笑起来，杏芬高兴道：“你们爷俩唠着，我去热菜烫酒。”

东顺兴奋道：“爸，我陪你喝一盅。”

杏芬劝阻道：“这可不是咱山里老家，哪有小學生喝酒的？”

顺子摆手道：“要是念不上大书，说不定再过几年就当爹了，喝吧，练练胆儿。”

东顺在意道：“我可不想早当爹，将来我还得上大学呢。”

杏芬起身进厨房，夸赞道：“还是我儿子有志气。”

顺子感叹道：“志气最重要，钱先生教林峰和我那会儿，我就没这个志气，我比林峰大四岁，现在想想都臊得慌。不过眼下这阵势，就怕志气变成痔疮，走一步看一步吧。”

杏芬连忙打住道：“二宝，别听你爸瞎扯，这还没喝呢，就满嘴冒酒话儿。”

次日中午，小学生陆陆续续走出校门，文和身背书包，臂戴红小兵袖标，经过模范大字报专栏前慢下来。专栏上新贴了一张大字报，文和表情欣慰，快步离开，矮胖侦察兵从后面跑上来，贴身小声道：“刘文和，六年二班排长领着几个干将，去你爸菜市场贴大字报了，就是你昨天写的模范大字报，他们还加了编者按呢。”

文和大惊失色，颤音道：“他们什么时候去的？”

矮胖肯定道：“最后一堂课排长他们几个就不见影了，十有八九先去贴大字报了。”

文和面露惊恐，拔腿就跑。矮胖后面喊道：“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校园菜市场门市部，门面两边墙上糊满了大字报小标语，门口立着醒目的菜单公告栏，栏面上覆盖着一张字迹百变的大字报，报头上横贴着一条歪歪扭扭的编者按，一群顾客评头论足，有人摇头走开。一位大妈近前看菜单，回身操辽宁口音抱怨道：“谁呀，这么缺德，菜名都给挡上了。”

门口顾客往来，奶奶挎着菜篮子进门。豆制品售货区，上货的师傅正在摆放几板新货，几层水豆腐热汽撩人。奶奶走近柜台，从篮子里拿出小布包，找出钱票，递上小盆，微笑道：“同志，给我捡四块豆腐。”

年轻女售货员看看奶奶，随口道：“要斗私批修。”

奶奶摆手笑道：“姑娘，我不要豆丝，要水豆腐。”

女售货员一脸无奈，欲言又止，奶奶伸出四根手指，提示道：“姑娘，四块水豆腐，不是豆腐丝。”

奶奶身后排上来几位顾客，贴身的大妈一看就是热心人，咬着地道的辽宁卷舌提示道：“大娘，你就说，狠斗私字一闪念，要买东西，就得跟售货员同志对上最高指示什么的，这是菜市场新规定。”

奶奶赶紧重复道：“狠斗狮子一闪电。”

女售货员笑笑，接过钱票，奶奶回头小声道：“就买几块豆腐，咋跟老虎狮

子斗上了呢？还电闪雷鸣的。”

后面的人笑起来，女售货员找零钱，铲上水豆腐，放进奶奶递过来的小盆里。奶奶前后谢过，转身离开，走向生肉柜台。辽宁大妈近前递上钱票，女售货员随口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辽宁大妈果断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女售货员笑笑摇头，鼓励道：“再想想。”

大妈无言以对，后面的年轻女教师看看并无大碍，小声提示道：“明知不对，少说为佳。”

大妈连忙重复道：“明知不对，少说为家，两块水豆腐。”

女售货员刚要接过钱票，门口一阵骚动，涌进四个青壮男人。为首的壮汉横眉四顾，径直过来，威武道：“笔杆子，给我们做个笔录。”

女售货员迟疑道：“邢队长，什么笔录？我行吗？”

邢队长回身看看排队的顾客，鼓励道：“你不行，菜市场就没有行的了。顾客同志们，售货员小杜同志有紧急任务，十分钟以后回来为人民服务。”

大妈急道：“别介呀，领导同志，我这还得回家做饭呢，今天我儿子对象来家吃饭，你看能不能……”

邢队长打断道：“不能，菜市场有人短斤少两克扣顾客，必须马上查实，揪出贪污犯。小杜，拿好纸笔，跟我来。”

排队的顾客互相看看，后面有人知趣道：“不等了，今天不差这口水豆腐，别再打起来。”

一句话提醒，众人散去。小杜拿好纸笔，跟着邢队长来到生肉柜台，正轮到奶奶选肉，刘师傅抬手荡磨几下剔骨刀，笑眯眯道：“老人家，好好学习。”

奶奶递上钱票，笑眯眯道：“这个我会，天天向上。师傅，给我来俩票儿的前槽儿。”

刘师傅说声好咧，刀尖一划，一块前槽肉就上了台秤盘，油亮的中指拨弄标尺码，尚未到位，忽然感觉到什么，抬头看看，柜台前站着四位壮汉，刘师傅迟疑道：“邢队长，有事儿吗？”

邢队长不动声色，威严道：“停止工作，接受检查。”

刘师傅一愣，马上抱歉道：“老人家，对不起，您得等会儿了。”

奶奶回身抬头，打量道：“你是队长啊，狠斗狮子一闪电，我一手交钱，师傅一手交货，钱货两清，你不差这一会儿。”

邢队长不容分辩道：“要斗私批修，肉是你的，我们替你过一下公平秤。”

刘师傅倒吸一口凉气，脸色微红，不安道：“邢队长，这肉还没下秤呢。”

邢队长笑道：“钱票都收了，应该不会短斤少两，再说了，一斤前槽，对你刘一刀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把刀放下，把肉拿上。”

刘师傅无奈地摇摇头，随手拈过一张包装纸扣在肉上，拿起肉走出柜台。奶奶没反应过来，贴身的顾客小声道：“老人家，主持公道的来了，看来外面大字报上说的，就是这位师傅。”

奶奶不解道：“大字报，都说啥？”

后面另一位顾客插言道：“好像是他儿子写的一篇作文，里面提到他因为家里困难，拿过门市部二斤猪肉钱，后来全家人良心发现，又退还给门市部。这孩子文笔不错，写得挺感人的。”

奶奶可惜道：“这位师傅看着就挺面善，说话也周到，当时怕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现在坏事儿都变成了好事儿，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旁边的大爷附和道：“咱老百姓的日子就该简简单单的，屁大个事儿就叫人上天入地，那不都成了牛鬼蛇神。”

一行人来到公平秤前，一些顾客近前看热闹。刘师傅放肉上秤，退在一旁，小杜近前躬身，拨弄标尺码到位，仔细查看道：“九两……九钱……多一点儿，去掉包装纸，就算九两九钱吧。”

邢队长探身复查，逼视刘师傅，低沉道：“小杜算是照顾你，顶多是九两九钱，老实交代，一天能卖多少斤肉？”

刘师傅老实道：“差不多二百斤吧，少说也有一百五十斤，赶上年节，能卖三四百斤，得俩人忙。”

邢队长环顾众人，盘算道：“一斤至少差一钱，十斤至少差一两，一百斤至少差一斤，二百斤至少差二斤，灵魂重于二斤肉，全对上了。刘师傅，跟我们出来，小杜，把刚才的过程全记下来。”

刘师傅听出意思，急忙辩解道：“邢队长，不能这么算，切肉都是差一点儿，八九不离十，你添上一块肉丁儿，顾客心满意足，你切下一条肉边儿，顾客疑神疑鬼，这是行规呀。”

邢队长脸一沉，逼人道：“没错，你就是利用了行规偷肉换钱的，文化大革命，不幸变有幸，恭喜你还有一个大义灭亲的好儿子。”

刘师傅目瞪口呆，小杜一脸茫然，两个壮汉左右架住刘师傅。卖熟食的组

长大姐跑过来，惊讶道：“怎么啦，刘师傅？”

刘师傅预感到了什么，苦笑道：“给大姐丢人了，报应啊。”

邢队长出门抱怨道：“我的组长大姐，你带的好徒弟，看看大字报吧。”

一行人跟出去，店里的顾客议论纷纷，有人愤愤道：“这家伙一天就贪吃顾客二斤多肉，我说大伙儿怎么干吃不胖呢，不革命，行吗？走，去看看。”

门市部外喧闹起来，文和远远望去，人群中，两个壮汉架住爸爸的臂膀，爸爸努力扭头争辩，马上有人近前把头按下去，组长阿姨跟一个高大男人推搡，嘴里喊着什么……

奔跑中，文和的棉乌拉踏在半实的雪地上，咯吱咯吱的踏雪声钝刀扯布一般，一顿一顿的穿入身心，把一个天真少年一分为二……

【文和画外音加画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我觉得，一个人做点坏事也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

我想了又想，还是把这段艰难生活写出来。一开始，我是给爸爸的良知觉悟感动了；后来，我是给妈妈的诚实善良感动了；再后来，我是给煤渣堆上的弟弟妹妹感动了；最后，当我把上坡拉边套挣的五块钱交给妈妈的时候，我知道，我是给自己感动了。

我叫刘文和，不叫刘文彩，弟弟妹妹也不是收租院里的地主崽子。就是这个原因，我想做一名红小兵。爸爸，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文和冲到近前，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爸——我不是故意的……”

众人惊愕，刘师傅抬头看看儿子，赫然看到儿子臂膀上的红小兵袖标，惊讶中面露困惑道：“儿子，爸爸也不是故意的……”

下午的北风停息下来，铅灰的天空渗出静谧的雪花，洋洋洒洒，门市部前人流进出。覆盖大字报的菜价公告栏旁，刘家父子和组长大姐低头站成一排，胸前扯住一条横幅标语——狠斗私字一闪念，揪出贪污包庇犯。

不时有人停下看几眼，中间的文和茫然伫立，雪花泪花打湿了脸庞，组长大姐腾出手，抹去文和脸上的雪泪……

刘师傅面色凝重，一端标语从手上滑落，冻僵的手指抓握几下，绷成铁拳。